

徐
幹
中
論



上海涵芬樓借江安
傅氏雙鑑樓戚明嘉
靖乙丑青州刊本景
印原書版匡高營造
尺五寸三分寬四寸

刻徐幹中論序

宋南豐曾氏起于五代絕學之後程學未
顯之前文章本原六經世稱江漢星斗矣編
校館閣羣書取中論二十篇序而傳之何哉
漢自桓靈以後姦雄濁亂海內俗儒驚於曲
說黨權營利求其究觀道妙而不汙於世
者蓋寡矣偉長獨能恬淡體道不耽榮祿
逡巡濁世而去就顯晦之節皜然不汙曾氏

讀其書而論其世彼有取爾也余刪訂青志
繡梓竣事 兵憲懷庭秦公謂曰青郡
文獻名天下藝文不下百數十種未能盡傳若
管子書晏子春秋仲尼之後羞稱焉文心雕
龍葩藻勝矣徐幹中論辭義典雅足傳
于後曾子固所取也蓋壽諸梓以廣其傳
余曰唯々謹識之而刻于郡之資深堂

嘉靖乙丑冬青州府知府四明杜思書

徐幹中論序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况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爲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嘆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

以爲之序其辭曰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
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
臧否爲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
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摛
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
識則教不再告未志乎學蓋已誦文數十
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
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

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
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
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接求
名競相尚爵號君病疾一作俗迷昏遂閉戶
自守不與之群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
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已者便從學焉
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
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

之微恥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
夜亶亶曷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
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
之空缺誕長慮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
暇謹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
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
根然其餘以䟽略爲太簡曾無憂樂徒以
爲習書之儒不足爲上欣之者衆辯之者

寡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已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于時董卓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僞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

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
海表自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踴躍連武
欲致之君以爲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
困也豈况吾徒哉有譏孟軻不度其量擬
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故
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疢
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遂力疾
應命從戍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

王事潛身窮巷願志保真淡泊無爲惟存
正道環堵之墻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
爲戚養浩然之氣習美門之術時人或有
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
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
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
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
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

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已之交亦無孜孜和
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
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
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
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散道教上
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
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
紀邁君昔志蓋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

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
命殞頽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
怖篤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
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爲師表自
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麤
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
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卷之八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

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
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
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
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
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
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
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
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

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遂
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
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
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
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
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
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
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